

赶年集

□ 刘敬君

年是冰与火的蜜月。腊七腊八，冻死鸡鸭，寒流像猛兽被激怒，叫声凄厉，目露凶光，一路狂奔。可是，大幕拉开，锣鼓敲响，年戏上演在即，激情熊熊燃烧，三九严寒，又有何惧！赶年集购年货是头等大事，人们一大早爬起来就直奔集市。

往日摊位松松垮垮，年集可是寸土寸金，密密麻麻，头上长角，尾巴甩出老长。赶集的人远远便能看见摊位似长龙一字排开，只有起始，不见尽头，叫卖声不绝于耳。

年货堆积如山。就说瓜子，咸的、淡的、甜的、五香的、绿茶味的、焦糖味的、大枣味的、核桃味的；细长的、短粗的；白色的、黑色的、黑白相间的……为了让人们买到新鲜瓜子，卖家还把炒瓜子的机器拉到集上现炒现卖，圆圆的铁桶不紧不慢地上下转着，瓜子们坐着过山车，越转越美，越转越香。香气一缕缕，一团团，一阵阵，飘进鼻腔，沁入心脾。人们像进了童话世界，鬼使神差走过去。

猪肉列队相迎，前腿后腿五花板油，排骨下水猪头棒骨猪蹄，肥的瘦的连皮带瘦的，一条条，一块块，一堆堆，一片片，白的干净，红的鲜嫩。牛羊肉也不可或缺，炖着吃，包饺子，做羊汤，想着就忍不住咽口水。卖菜的摊位摆满了红的、绿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紫的、黑的、白的各色蔬菜，让你仿佛闻到了炒菜的香味；鱼市则是各种鱼的世界，卖鱼人不断把活蹦乱跳的鱼从车上用大筲篱捞出来，放进盛了多半下水的铁筐箩里。水果摊是大江南北各种水果

的盛会，桔子、香蕉、西瓜、甜瓜、柚子、桂圆、草莓、猕猴桃等，各种口味一应俱全。

春联在集的出入口，墙上挂，地上摆，车上放，让你眼里只有春联，只有那些美好吉祥、对仗工整的句子：红梅吐蕊报喜，金鸡报晓迎春。一院芝兰瑞气，万家杨柳春风。鸟报晴和花报喜，鸡生元宝地生财。跃马扬鞭芳草地，闻鸡起舞杏花天。每幅春联，都让人对来年的幸福生活充满憧憬！还有福字、窗花、年画，透着喜气，透着红火，透着希望，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，买下几幅。

热气腾腾的地方是饭摊儿，朝鲜面、烧饼、肉饼、油条、豆腐脑、拉面，各色小吃风味独特，价钱便宜，吃饭的走了一拨又来一拨，帐篷里座无虚席，忙坏了卖饭的人，油条供不上吃，盛豆腐脑的忙得直不起腰，朝鲜面和肉饼摊儿前还排起了队。

人越聚越多，购物者开始狂欢。就像大坝开闸放水，又如蛟龙入海，好比春回大地，遍地开花，恰似饥饿的人扑在美食上，风卷残云，顾不得吃相不雅。与其说买不如说抢，好像东西不要钱似的。人们从东头走到西头，南头走到北头，买了肉，买了鸡又买野兔，买了鲤鱼带鱼又买鱿鱼大虾；买了一兜子蔬菜，又买粉条、豆片、馍；买了糖块、花生、瓜子，又买桔子、柚子、苹果、酸梨；买大盆小盆，又买盘子碗筷桌凳；买了笤帚、墩布、擦玻璃的，又去买福字、对联、年画、剪纸；买了灯笼、灯泡、台灯，又去买手电、收音机、播放器。小孩子见了图书要图书，见了金鱼要金

鱼，看见吃的要吃的，看见玩的要玩的，尽管觉得有些奢侈，怕惯坏了孩子，但一想要过年了，加上卖货的在一旁说和：“买了吧，大过年的，就这一回。”于是一咬牙掏出了钱……买货的人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，里三层外三层把摊位团团围住，争着抢着选货、付款，尽情体验着购物带来的那份喜悦。

往常三三两两，从这头看到那头，年集就是看后脑勺，前胸贴着后背，一步挪不了几寸，拉着小的，护着老的，但脸上都写满了开心，拥挤并快乐着。赶年集跟逛超市不一样，超市里来去匆匆，极少仨一群俩一伙聚在一起聊天。集上可不是，十里八村的都赶来了，说不定在哪就遇上亲戚、老相识，甚至他乡遇故知。说说谁家又生了，谁家姑娘跟谁家小伙结婚了，谁家老人故去了，说说左邻右舍的大事小情，都是大土话，大实话，没有桌椅，没有暖气，没有茶水小吃，没有章法，没有逻辑，想从哪开始就从哪开始，想在哪儿结束就在哪儿结束。在热闹的大集上，在买年货时，在一步步走向欢乐的海洋时，老熟人随心所欲地畅谈，别有一种亲，一份暖。在超市，环境优雅，货物摆放有序，售货员统一着装，气质好，大集上是又一番景象。寒气扑面，环境嘈杂，卖货的男女老少齐上阵，满口大土话。有的把货摆在自制的案子上，有的放在筐里，有的就在车斗里，有的地上铺块塑料布就放在上面，有的干脆放地上。逛超市的可能说集市乱、土，可赶集的也说超市东西贵，坐电梯

杀年猪

□ 谷景峰

小时候，一进腊月就有人张罗着杀猪。快过年了呀。那时养猪的人家不多，大多数人家养不起，所以杀年猪的人家更多。有的人家过年需要钱，猪还没喂肥就杀了。杀了猪后把下水留下家里过年，再把串亲的年礼留下（年礼是二斤一嘟噜），其余全都卖掉。

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竖起耳朵听，听见谁家院子里有猪的嚎叫声，就循着声到他家看热闹。看杀猪的都是些小小子，小姑娘是不去的，害怕。

请杀猪的屠户除去付费，还要管饭。一早，东家把做好的饭菜摆到桌上，用抹布盖上保温；在火盆里烫上一壶酒，火炭把酒壶映得通红，酒壶口里冒着诱人的酒气。屠户来了，他先把一杆手指般粗细、四尺长短的一头圆成环的铁棍（这东西叫探子）戳在墙角，然后把油腻腻的裤衩往主人炕上一扔，只听“当啷”一声，传出铁器碰撞的声音。里面装的是大砍刀、二砍刀、小尖刀、磨刀棍等，那是把“二师兄”大卸八块的凶器。

主人掀开桌上的抹布，露出几盘冒着香气的菜肴，把酒壶拎到桌子上，然后客

气地把屠户让到炕上。主人陪同屠户对坐，递过碗筷，斟满酒杯，举杯敬酒。屠户盘腿儿坐定，笑眯眯地扫了一眼桌上的饭菜，满意地瞅了一下杯中酒，与主人碰了一下，然后一扬脖子，“咕噜儿”一声，那酒就“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。紧接着，推杯换盏，“滋儿嘎”有声；两双筷子在饭桌上龙飞凤舞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转眼之间，风卷残云，杯盘狼藉。晃晃酒壶见底，盘内炒菜无多。屠户脸似关公，话语喃喃不清。其实主人并不贪酒，只是用筷子蜻蜓点水而已。他若是跟屠户一样毫无顾忌地狼吞虎咽，饭菜可不富裕。

屠户吃饱喝足，肚子满意。卷一喇叭筒主人准备的老旱烟，吞云吐雾，稍作休息。然后提起武器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猪舍门前。主人打开圈门，屠户猫腰闪进，一把抓住猪的两条后腿儿，把猪拽出圈门。那猪糊里糊涂，但预感大事不好，嚎叫着不肯就范。不知屠户练的什么功夫，用力把两条猪腿儿一别，那猪就乖乖地摔在地上。在主人的帮助下，屠户像变戏法似地将猪的四个爪捆得结实实，可怜那头猪只有嚎叫之声，并无翻身之

力。它歇斯底里的嚎叫声在空中回旋，传遍了整个小村，观众越来越多，男的女的都有。有的是来买肉，有的是来看热闹，一览屠户娴熟的宰猪技能。

在众人的帮助下，把那临刑的猪放在一张矮脚桌子上，猪的头耷拉在桌子下，不断地哀嚎，挣扎，但是白费工夫。东家主妇将一只盆放在悬于桌旁的猪头下，屠户抄起一根大棒抡圆，恶狠狠地朝猪头上打去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猪的哀号声戛然而止。随即，屠户麻利地抄起一把尖刀，朝猪的脖子上刺去，“扑”的一声，一股血珠，喷薄而出，瞬间注满盆子。可怜“八戒”呜呼哀哉，去了西天大路。

屠户用尖刀在猪的一只后蹄上拉开一个小口，把那只铁棍（探子）插进去往皮里转着捅，一下接一下，把猪的全身捅遍，然后把探子抽出来，把嘴贴在猪腿的小割口上，使出吃奶的力气使劲地吹，猪的表皮里就像有一个老鼠在到处拱。不多时屠户就把猪吹得膨胀起来，活像一个大气球。

东家主妇早把水烧开了。主人帮屠户把死猪抬到开水锅里，开始褪毛。褪完

头晕，进去转向。可以说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有特色，各有所爱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人，超市也逛，大集也赶。

玉田逢三、八是大集，记得小时候，到了腊月二十八大集那天，大人们全部出动，我们小孩子也几个人约好，一起走着去十里地以外的城里赶集。那时候天气比现在要冷，往往有多日不化的积雪。我们天不亮便穿好棉袄棉裤大棉鞋，戴上棉帽子，口袋里装着一两块钱，跟小伙伴兴冲冲出发。

到了城里，便是见证人山人海、车水马龙的时刻，路上骑自行车、赶大车的络绎不绝，集市上人似汹涌的潮水，电影院、新华书店那条街寸步难行，有时简直是被人流裹挟着走。牲口市在一个大坑里，大猪小猪，牛马骡子叫驴，小猫，小兔子，各个品种的大狗小狗，鸡鸭鹅，各种体型，各种脾性，各种音调音色，把市场吵翻天。吸引我们的是炮仗，那里二踢脚、雷子、小洋鞭、各种烟花摆得小山一样。为推销产品，卖家会把炮仗和烟花当场点着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就像正在激战的战场上枪炮声大作，我们吓得捂紧了帽子，闭着眼睛，但还是忍不住要听要看。我们买了小洋鞭、摔炮儿、小人书，转了糖葫芦、洋甘蔗，吃了油条豆腐脑，一转眼天就黑了，于是一起回家。

腊月赶集，皆大欢喜，卖家喜上眉梢，买家心满意足。天色渐晚，人们才带着不舍散去，给年集画上句号。

天格外寒，心别样暖。

毛后，垂吊、破肚、清腔、到案、剔骨、分肉（也就是开始卖肉）。

买肉的乡亲们聚在肉案旁，指指点点，品头论足。你要三斤，他要四斤；你要猪头，他要猪腿。有的当时给钱，有的没钱记账赊欠。那时没有塑料袋，买肉捆肉都用马莲。干马莲用水泡湿润，即结实又有韧性，好使得很。

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猪，转眼间就分尸案头，是多么惨烈！一头猪很快就卖完了。人们高高兴兴地拎着猪肉回家。其实谁买的也不多，多了也买不起，过年了，买点肉见点荤腥，打打牙祭而已。

现在不同了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，过年和不过年的饮食没什么区别。无论过年还是平日，超市肉摊上都摆满猪肉，肥的、瘦的，不肥不瘦的，要啥样的有啥样的，随便挑。过去卖肉挑肥的，如今买肉捡瘦的。超市里的猪肉是食品公司统一收购，严格检验，机器宰杀、分割，最后才能上市。家中屠户宰猪卖肉的风采一去不复返了。好怀念儿时看杀年猪的情景。

炮仗杂忆

□ 李景贵

过年的回忆若有气味的話，对小时候的我来说，那就是炮仗燃放后的硝烟味儿，浓烈而稳妥，像记得分明的快乐，像忘却了的忧愁。小时候，放炮仗是勇敢男孩子的最爱，可以说没有哪个嘎小子不喜欢放炮仗。没有条件购买或非年非节的日子，不放炮仗也罢，如果赶上春节再不放点儿炮仗，那这个节就算白过了，这个年也就没有了年味儿。

旧日里，父母是舍不得花钱买炮仗的。我们哥儿三个，当年大哥上高中，二哥上初中，我上小学，过春节时，老爸顶多给我们弄几个摔炮，就是用力摔在地面上才能炸响的非典型性炮仗。见到摔炮，两个哥哥一反常态，突然百般呵护起我来，说我年龄小、怕炸手、不安全，不让我玩儿，因此摔炮很少能过我的手。直到大哥到矿上下井上班，家里有了额外收入，我才终于在家里看到炮仗长什么模样。比起现在常用的中性笔笔杆还要细上两圈，细杆儿上插着一条引信，约摸寸许长，外皮一般是五颜六色的草纸裹就，俗称小

鞭儿。当时，这种小鞭儿两毛五一挂，一挂有一百头。这是炮仗领域里最初级、最原始、最小型的产品，声音也就屁大点儿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已经堪比奢侈品了。

那年春节，老爸买来一挂小鞭儿，用像树杈一样粗糙的大手笨拙地将小鞭儿逐个儿拆开，仔细分成四堆，分别给了我们哥儿仨每人25个。当我拿到属于自己的那堆小鞭儿时，不由纳闷儿起来：我们哥儿仨一人一堆，还剩一堆给谁呢？但很快，手头25个小鞭儿带来的喜悦便冲淡了对剩下一堆小鞭儿去向的困惑。捧着宝贝一样的小鞭儿，我在家中四处寻找安放之处，生怕储存不当不能痛快燃放。无头苍蝇一样找了几圈，最后决定紧跟哥哥们的步伐，存放在火炕的炕被下。掀起炕被和炕席，把小鞭儿均匀地摊放在一张纸上，再小心翼翼地炕席和炕被仔细铺平整。过去，我们睡的是土坯搭起的火炕，有炕温烘烤，可以有效防止小鞭儿受潮。如果小鞭儿因受潮燃放时变成哑炮，那真是哭的心思都有哇。要知道，一年865个

日日夜夜，唯有在短暂的春节，才能享用这来之不易如珍宝的小鞭儿。

但我对老爸产生强烈不满也来源于小鞭儿。我们一家五口睡在一张大炕上，老爸睡在炕的最北边，那里也是平日里码放被垛的地方。我们哥儿仨的小鞭儿在炕席下边呈三足鼎立的三国割据形势，唯独没有人想到把小鞭儿藏在被垛下边。万万没想到，春节那天晚上，当饺子将要下锅时，老爸居然抖着沾满面粉的大手，三步并作两步窜到炕上，抽倒被垛，掀开炕席，变戏法儿一样捻出几只小鞭儿。吹着口哨跑到屋外，拿出平时舍不得抽的两毛钱一盒的“青松”，点上一支，用烧红的烟头点燃一个小鞭儿，随手向空中一扔。随着一声清脆的炸响，老爸那不苟言笑的大黑脸上居然露出了孩子一般灿烂的笑容。随着一支支小鞭儿陆续被点燃，抛到空中，一声声霹雳之音环绕在小院儿上空，炸得老爸的嘴角也似裂开的大石榴一瓣合不拢，仿佛一年的郁闷和烦恼都随着炸碎的纸屑随风而去。而当时，我想的却

是：切！当爸的居然和儿子们分一杯羹，一点儿也不让着我们！我盘算着如果老爸不给自己留上25个小鞭儿，那么我们哥儿仨每人可以分33个，还富余一个，比现在要多听几响儿。即便那富余的一个不好分，也可以从中掰开每人分一些黑火药，用火引着，看个屁花过瘾。

我参加工作后，经济条件逐渐得以改善，春节放鞭炮就跟早晨喝豆浆、吃油条一样稀松平常。燃放的品种从单一的小鞭儿，增加到“万紫千红”之类的观赏类烟花，在除夕晚上将夜光照得五彩斑斓。即便放鞭炮，再也不会稀得放那存在感很低的小鞭儿了，而是改为燃放威力更大、声音更响的“钢鞭”。再也不必瑟瑟缩缩将一挂炮仗一一拆解，而是成箱购买，将一箱箱鞭炮打开，散乱地铺上一地，让它们疾风骤雨般肆无忌惮地到处跳跃乱窜，在暗夜里奏起辉煌喧闹的鞭炮狂想曲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好想给老爸点支烟，让老爸亲手燃放这欢乐喜庆的日子。

父亲

□ 袁冰

父亲的背驼得越来越厉害，才一段时间不见，连走路，身子都向前倾。原本身体硬朗腰板挺直的父亲，在76岁这一年，忽然背驼了起来，从最初的微微驼背，到现在腰弓了起来，仿佛是突然之间的事情。

好强的父亲坚持不要拐杖，就想自己努力恢复，可终究无能为力，去检查，医生说，年纪大了，骨质疏松，是人衰老的正常现象。可父亲年纪并不大，才76岁。在现在的生活中，这个年纪，有的老人依然可以走路如风，可驼背，却挡住了父亲原本轻快的脚步。

父亲闲不住，即使弓着腰，手里也不闲着，一会收拾这个，一会收拾那个。稍稍停顿的时候，还会问问我的工作情况，我均如实相告。父亲是明事理的人，还是一如既往地教导我在对人处事对工作方面如何去做，我也乐意听，两碟小菜、一壶小酒，父子对饮，自是其乐融融。

父亲一辈子喜欢读书，见多识广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教过小学，当过赤脚医生，谁家有人感冒发烧，看了病，把药水拿回家，都是请父亲去打针。父亲总是高兴地答应，快去快回，甚至水都不喝。

村里订的报刊，没人看，都会送到我们家，从小，我也就跟着阅读《人民日报》《农民日报》《新华日报》等等。父亲看新闻，我看副刊，就觉得副刊上刊登的散文、诗歌很美，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。后来上初中，我就开始试着写作，竟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，偶尔就会有一二元的稿费汇来。稿费每次都是父亲高兴地跑去邮局取回，虽不多，但父亲觉得是一种荣耀。

后来，父亲去了离家近两千公里的黑龙江大庆，在那里，他和舅舅一起拉起建筑队伍，先后建设了大庆石油学院、采油六厂职工楼、幼儿园等等。舅舅是队长、父亲是会计，一年到头的账全靠他自己整理。那年头，没有计算器，父亲打算盘很是娴熟，手指飞动，就听算盘“啪啪”直响，账就算得清清楚楚。

那时候的父亲，风华正茂，充满激情，浑身上下都是劲。

在大庆断断续续干了十来年，回家后，父亲过起了田园生活。一方小院，几亩土地，开门是庄稼，关门是闲暇。一院围合，花静鸟鸣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身体也是无病无恙，精神健旺。

我在石家庄工作，离家相隔千里，都说常回家看看，而我因为工作原因总是忙，有时甚至春节也不能回家，只能电话里问候，知道父母又亲精神很好，也就放下了心。后来，又因为工作更换调整，我回家的次数更少了。

2018年的国庆假期，我赶紧抽空回家，见到父亲，看状态还好，只是背有一点驼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不是什么大事，也就没往心里去，加上处理一些繁杂琐事，春节便没回家，心里一直惦念。

到2019年的五一假期回家，却切切实实看到父亲背驼得厉害，问问身体情况，父亲满是轻松：“不疼不痒，就是‘钻腰’厉害些，咱这门里老辈都是‘钻腰’，到年纪了就这样。”

老家把弓腰称为“钻腰”，父亲说得轻松，我却一阵心酸。看着父亲弯腰行走，心如刀割般难受。心中一直伟岸的父亲，却在岁月面前无奈地弯下了腰，以谦卑的姿态和大地相望。

父亲的背，驼了，就像田野里成熟的庄稼，以一生的饱满向生养自己的土地致敬。弯腰的背，与土地相依相偎相守相望，在坚强的隐忍中，继续着炊烟围绕、有滋有味的生活。

去年，父亲虚岁80整，建设大庆石油学院时猝不及防地遭遇肆虐的疫情，身体更加虚弱，我赶紧请假回家，和哥哥们昼夜轮流在床前伺候。父亲竟然从近二十天不吃主食、只喝水的意识不清的状态下，缓了过来，凌晨开口要吃黏豆包。我赶紧去镇上敲开一家家超市门店去买，遗憾的是，都没卖的。我赶紧与徐州市联系，快递过来秦皇岛青龙黏豆包，中午煮熟，父亲竟然吃了三个。吃了东西，他身上就有了点劲儿，接着又要吃肉，几天下来，父亲面色红润，体力增强，说话也有力气，有来探望他的老朋友，还会小抿一口酒了。2023年的春节，一家人在团团圆圆和和美中度过。

春节假期结束，父亲的身体也渐渐康复，催着我们该回去上班的上班、该出去做事的做事，不要因为他耽误事业、生活。他还牵挂着孙子子女的照顾、上学事宜，一遍遍地催我们回去。

在父亲的一再催促中，我和大哥小妹，分别回到各自城市，大哥去了南京，妹妹去了保定，我则回到石家庄，家里有二哥留守，照顾父亲。每天电话联系，我知道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，心里也就越来越舒展。

转眼三个月过去，春天来了，可意外却不期而至，父亲在睡梦中走了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闻听噩耗，我千里奔家，父亲却不再说话。我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叮嘱，再也听不见呼喊的应答。泪眼婆娑中，记忆闪回的都是父亲一个个熟悉的场景和他始终不停地忙碌的身影。

父亲，没有离开，也不曾离开。家乡的田野中，父亲躺在那里，和一辈子最熟悉的土地融为一体，和亲人四季相守。

我们是幸福的。